

# 高尔基文集

第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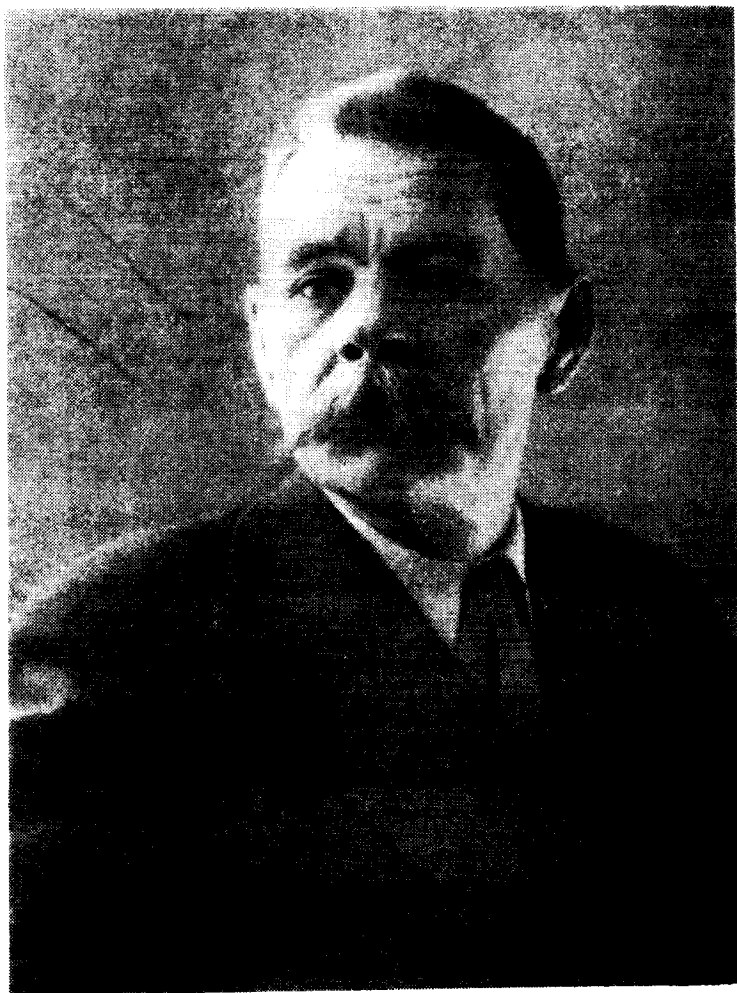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第二部

靖宏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阿·马·高尔基

那波利 一九二六——一九二八

#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四十年间)

第 二 部

## 第一章

### 一

克里姆·萨姆金在向斯皮瓦克夫人介绍博览会和交易会的盛况时，觉得他只依稀记得当时内心的激动，可是当时的种种感受，却消逝得无影无踪了。他自知讲得枯燥乏味；本想在一些报纸的过分赞扬和另一些报纸牢骚满篇的怀疑论调之间提出自己的见地，因此心中不免有些惶惶然。不仅如此，他还惟恐自己跟着伊诺科夫那些粗鲁而又揶揄的杂文调门儿跑。

就连费多索娃，他也煞费苦心地想找一些象样的字眼来形容一番，可是当他说出这些字眼儿的时候，却听见自己说得非常干瘪乏味。不过说来说去，在全俄博览会上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还得算这位驼背的小老太婆。他一想到对那位年轻沙皇曾经寄予的希望，心里就不是滋味；这位年轻人在他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一丝歉意的微笑。

“他是一个渺小的人物。大臣们哪里需要就可以把他拽到那里，就象拽拉一个小孩子似的。”他说这番话时，对于加在这些语句上的强烈的个人怨艾有点儿惊奇。

他们坐在花园里的樱桃树荫下，樱桃树上结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紫晶般的果实。傍晚，闷热的空气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浅灰的云片在凝乳色的天空翻滚；云影掠过花园，树叶纹丝不动，

显得格外宁静。斯皮瓦克夫人双肘撑在桌腿埋进土里的圆桌上，用手托着腮帮，两眼盯着一只红色的小虫在桌面上蠢蠢蠕动。她丈夫半裸着身子，躺在窗下一条毯子上，不时地干咳着，来回推动那辆婴儿摇车；一个大脑袋婴儿躺在里面，两腿直踢蹬，一双乌黑的眼睛安详地凝视着天空。

“伊诺科夫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沙皇时，也是用的这种口气，不过更尖刻就是了，”斯皮瓦克夫人笑呵呵地说。“伊诺科夫给我写信时的那副派头，就仿佛整个俄罗斯只有他和我两个识字的人，而宪兵统统都是文盲。”

那只红色的小虫已经爬近萨姆金，他便气乎乎地把它从桌子上弹了下去。

“那么，还有什么呢？”斯皮瓦克夫人抬起头，问道。“对于霍登广场事件，人们都有些什么议论呐？”

“对于霍登广场吗？没有。我什么也没听说，”克里姆回答以后，忽然想起，他在思念沙皇的当儿，一次都没有想到过在莫斯科发生的这次惨剧，因此便嘲讽地说道：

“善良的民众已经忘记了这一点。就连那位喜欢讲倒霉事儿的伊诺科夫也忘记喽。”

斯皮瓦克夫人凝视着克里姆，本想说些什么，但是婴儿这时巴哒了一下嘴，丈夫拽了拽她的衣襟，说道：

“他要吃奶喽！”

她抱起儿子，把身子扭过去，给他吃起奶来，并且煞有介事地嘟哝道：

“瞧我这儿子有多严肃哇！他一点儿也不调皮，就喜欢沉思默想，一声不吭地研究着世界。真乖！”

但是斯皮瓦克先生却对着亮光瞅瞅自己的手指，说道：

“他以为音乐是藏在我的手指缝里和指甲下面呢！”

克里姆感到内心涌起一股难以忍受的烦躁。那位身着洁白连衣裙的女人和那不时地映在她身上的树叶和果实的阴影；那位架着一副黑眼镜、脸色发青、正患肺病的音乐家；这花园中青丛翠绿的草木，沉沉的天空和市井传来的幽幽语声，——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寂寞的感觉。

他在这寂寞苦恼之下，度过了几个郁闷的日日夜夜，直嗔怪瓦拉甫卡和他母亲参观博览会以后自己到克里米亚旅行去了，而把他拴在家中和这个城市里，要他呆上一个月之久。眷恋女人的心情使克里姆坐卧不安；每到夜晚，他想起莉吉雅就气急败坏地埋怨她一通。有一天晚上，他来到楼上莉吉雅的房间，悻然大吃一惊：那卷起来的褥垫搁在弹簧床架上，枕头和床单都收了起来，镜子用报纸遮着，放在窗下的沙发椅蒙上了灰套，所有的小玩艺儿都藏了起来，窗台上的鲜花也不见了。这种不堪入目的寂寥景象仿佛在奚落似地诘问：

“这里真的有位姑娘吗？”

然而，姑娘确实有过，而且这犹如病痛一般令人揪心的精神空虚，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他走进那间孩子们冬天玩耍的大屋子，在里面久久徘徊，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心里嘀咕：除了激动不安，其他一切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忘却了呢？父亲现在不知住在什么地方，他从来不曾想起过父亲，也从来不曾想起他的哥哥德米特里。然而却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莉吉雅。倘若她发生失恋这样的不幸，或者类似失恋的事儿，那可不坏！假如有什么事情能打一打她那骄矜的气焰，对她也是有益的。她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她长得并不漂亮，而且也不聪明啊！

这座房子里尘土弥漫，空旷的尘埃世界使人心灰意懒，思想迟钝。一个女仆懒洋洋地查看着各个房间，在院子里徜徉；克里姆看她那样子，就跟隔着火车车窗眺望远处田野里的耕牛一般。不论什么地方，不论什么人，不论是房屋和物品，还是座落在这静悄悄的、浑浊的河畔的整个城市，都在产生寂寞之感，他已被淹没在百无聊赖之中。博览会上那些动人的场面，犹如惊梦一场，已经暗淡下去，渐渐被遗忘，仿佛就是沙皇那矮小的身躯抹去了它们的光泽，将它们吞没。

斯皮瓦克夫人近来既不招惹他，也没来教训他，他很高兴，但也感到委屈。看来她极为关心学校的事情，一味谈论学校，谈论学生，不过谈得很勉强。除了看婴儿和她丈夫以外，不论看什么都无精打采，那眼神不是显得疲惫倦怠，就是陷入沉思默想。她上午九点钟去学校，下午三点钟回家来；从五点到七点之间，她抱着小孩儿，手里拿着一本书，在花园里漫步；晚上七点她还要到一个业余合唱队去教课，很晚才回来。有时候，教堂合唱队的指挥，那位长发、矮胖的花花公子送她回到家来。这家伙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手里提溜一根文明棍儿，那两撮浓密的胡髭，活象抹上去的两块黑漆。斯皮瓦克夫人曾经一再追问克里姆：

“您要写篇关于博览会的报道吗？”

“要写的，”他虽说因为烦恼还未动笔，但还是作了肯定的回答。

每天上午，当斯皮瓦克夫人离家一个钟头以后，他丈夫斯皮瓦克便从厢房里走出来，象个刚刚学会在地上走路的娃娃，趑趄趑趄地来到大门口。他戴上口罩使下巴颏显得很突出，那毛发卷曲的脑袋活象个狮子狗头；那件深色的毛茸茸的上衣更加突出了这位音乐家和马戏团的驯狗有相似之处。他遇见克里姆便

把口罩退到脖子上，总要谈论些有关音乐的事情：

“您瞧瞧这个，”他说着把两只手举到萨姆金面前，向他伸出七个手指头，说道。“这是七个音符。要知道，只有七个，是吗？可是，贝多芬、莫扎特和巴哈却用它们做了些什么呢？到处都一样：上帝赐予我们的很少，而我们却创造了无数美好的东西。”

他认为音乐语言要比文字语言丰富得多。

“要说明一个和音的涵义，你得说上几十个字。”

一天傍晚，他在花园里热得呼哧呼哧直喘，对克里姆说了一件新奇的事：

“我要死了。今年秋天我很可能就过不去了。”

“得了，您可别这样说！”萨姆金不同意他的说法，并且把话说得尽量不那么无所谓的样子。

“我妻子也不信，”斯皮瓦克说着，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图形。“可我自己知道：就是秋天。您以为我是害怕吗？不是的。不过，我很惋惜。我喜欢教音乐。”

他瞅瞅自己瘦骨嶙峋的手指，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

“我妻子也喜欢教音乐，一点儿不错！您看，生活应当安排得象个乐队；每个队员都忠实地弹奏自己的曲谱，那一切就会称心如意啦。”

他气喘吁吁地说着，喉咙里不知有什么东西呼噜呼噜直响；他忽然抱住头，打了个喷嚏，深呼了一口气，说道：

“这个城市里的尘土有一股鸟粪味道。”

萨姆金认为他的话也和吉奥米多夫一样，是半疯半傻的瞎嘟哝，他听着这些话更加烦躁了，于是他来到了报馆编辑部。



## 二

报馆位于僻静的德沃良斯克大街和一条弯弯曲曲的、通向济贫院大铁门的冷清的小胡同拐角上。一幢两层的楼房折成两半：一半面临大街，另一半隐蔽在小胡同里，比头一半长出来两扇窗子。楼房很旧，象座兵营，外表没有装饰，黄色油漆的墙壁上落满了灰尘，那颜色好象一块没有熟透的皮革；太阳照在玻璃窗上，呈现出紫罗兰般的颜色，在这座楼的黑乎乎的窗户上方写着《我们的家乡报》几个大金字，叫人看着怪别扭的。

萨姆金沿着被下面一层的印刷机震得直颤动的铸铁楼梯，走进一个很大的房间，看见德罗诺夫正坐在屋子中间一张铺着染有墨迹的漆布的长桌子旁，一面吹着口哨，一面把什么东西从笔记本上抄在一张纸条上。

他犹犹豫豫地站起来，上前迎接克里姆，仿佛不认识他似的；而当克里姆付之一笑时，他便拉住他的手，使劲儿摇晃起来，那股兴奋的劲头儿显然有点过份。

“你回来啦？回来很久了吗？”

“你过得好吗？”萨姆金回答他的问候，对他那过份的兴奋表情和称呼“你”的口气颇为反感。

“我在靠弃婴过日子，”伊万嬉皮笑脸地说。“小品文作家就会说俏皮话：请把真正的弃婴抱来，让报馆给他们盖上个章，不然你就会把同一个弃婴卖上五六次。”

他留着小平头，露出扁平的脑门儿，因此脸颊显得更宽了；象钮扣一般的鼻子仿佛肿了起来，简直不成样子。他一边摩挲那撇跟大街上的尘土一样颜色的小胡髭，一边说道：

“我们老爱说俏皮话。可是在这座该死的城市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为了得到一件新闻，只好自己去抢劫，去放火，去杀人。”

他一边说，一边用笔帽在那块象地图一般的漆布上画着8字，同时侧耳听听主编办公室里面的沙沙声，那里好象有只小猫在玩纸张。

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发黄的主编办公室的白色大门忽然打开，主编手里摇晃着几张稿纸，喊道：

“德罗诺夫！你真见鬼……噢，您好啊！”他忽然亲热起来，把门开大了一些。“请进来坐！”

过了一会，克里姆便坐在他对面，听他说：

“检查官害了言论恐惧症，而那些撰稿人先生们则害着放纵病，肆无忌惮地大发议论，个个争先恐后地表示自己比别人更激进。”

他说得郑重其事，并无怨气，仿佛是在开导克里姆似的。他不时地用手帕擦擦汗津津的光头和蜡黄的太阳穴；当他说一些拉丁语的时候，那片不雅观的嘴唇便神气活现地撅了起来。克里姆已经知道，爱在报上用些拉丁文是这位主编的一个缺点，差不多每篇文章里他都夹带一些拉丁文，象 *ab ovo, o tempora, o mores! dixi, testimonium paupertatis*<sup>①</sup> 等等这样一些报业同行所喜欢的字眼。在主编背后立着一个书柜，里面塞满了图书，书柜玻璃上映出一个灰色的背影和一双圆圆的村妇一般的肩膀，油光光的后脑勺闪着晦暗的光亮，好象书柜里锁着一位和主

---

① *ab ovo*直译为“从卵开始”，即从最初开始的意思；*o tempora, o mores!*是“关于时间，关于道德！”的意思；*dixi*是“我说”；*testimonium paupertatis*直译是“贫困的证据”，有“无知”的意思。

编面貌一模一样的人。

“您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和掌握舆论是何等不易。而且还有一些人满有把握地说：‘搞得越糟越好’。最后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是些对人民没有爱戴之心的假革命派。”

印刷机的油墨气味充满了一间堆满报纸的小屋子。在它的地板下面好象有个怪物在不停地喧嚣，有节奏地跺着脚。主编倦怠地长吁了一声。

“这是关于博览会的报道吗？”他一边问，一边用克里姆的稿子驱赶一只大苍蝇。这只苍蝇死乞白赖地想落在主编的脑门上，吮吸他的汗水。“伊诺科夫是一个极不称职的记者，”他接下去说，并且用稿纸照脑门儿拍了一下，然后紧皱着眉头，盯着那只苍蝇在桌面上乱飞。“伊诺科夫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家伙，我怀疑他这种毛病是由于大便秘结造成的。精神病学家科瓦廖夫斯基跟我说过，雅典的泰门<sup>①</sup>患的就是便秘症，这是一般的征兆……”

他用稿纸拍死了苍蝇，轻松地叹了口气，鼓了一下嘴唇，然后轻轻地舒展开；萨姆金认为这是主编高兴的表现。

“此外，伊诺科夫还作了些狗屁不通的诗，您知道，简直都叫人笑掉大牙。顺便说说，我这里积压的地方诗人的诗稿有几尺厚，您不想看看吗？或许您会发现一些供星期增刊用的材料。老实说，我对新诗不怎么了解……”

他生气地绷着脸，拉开了办公桌抽屉，把一叠大小不齐的纸片递给克里姆。

---

① 泰门是古希腊雅典的贵族，为人慷慨好客，终日大摆宴席，宾朋满座；当他的钱财挥霍殆尽时，朋友纷纷离去。泰门开始认识到金钱的罪恶和世态炎凉。莎士比亚曾为他写过一部同名悲剧《雅典的泰门》。

“喏，就是这些！两个星期以前，德罗诺夫交来一首很不错的诗，我们把它登出来了，后来我们发现，这是别涅迪克托夫<sup>①</sup>的！不言而喻，我们成了人们的笑柄。我问德罗诺夫：‘这样做是何用意？’他说：‘这是神学院的一位朋友交给我的。’咳，我可不能相信神学院的学生。”

那位小品文作家闯进了办公室，问道：

“又在删我的文章吗？”

他一边握萨姆金的手，一边说：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五篇小品文啦。”

他坐到窗台上，浑身直哆嗦，咳嗽得很厉害，那蜡黄的脸鼓起来，涨得通红，两条细腿象抽筋似的，脚后跟把墙磕得哒哒直响；茧绸上衣从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滑了下来，脑袋痉挛般地摇摆不停，一绺绺灰不溜丢的、肯定是干干巴巴的头发披散到脸颊上。他咳嗽完以后，用一块旧手帕擦擦嘴，向克里姆解释道：

“我着凉了。”

尔后他告诉他：在报馆工作的九年中，检查机关毁掉了他十一大本手稿，合计每本二十个印张，每个印张四万个字母符号。萨姆金听见鲁宾逊说这话时并不伤心，而是流露出自豪的感情。

“你不要夸夸其谈！”主编不以为然地说着，同时在用一只眼睛阅读一位作者的稿件，用另一只眼睛盯着刚飞来的直叫人恶心的苍蝇。

鲁宾逊想说什么，于是从窗台上跳下来，又咳嗽了一阵，往

---

<sup>①</sup> 别涅迪克托夫(1807—1874)，俄国诗人。

废纸篓里吐了一口痰。主编斜视了一眼纸篓，用脚把它踢动了一下，按了按电铃的按钮，沮丧地说：

“我又忘记摆痰盂了。”

德罗诺夫走了进来，主编从眼镜上方望着他。

“我不是叫您，是叫听差的。”

“我有新闻，”德罗诺夫说。

“有什么新闻？”

“有一个人淹死了，发生了两起小小偷窃案。集市上打起来了。有个人给打成了残废……”

“这就是生活吗？啊？”鲁宾逊大声喊道，同时拽着克里姆的胳膊。“走，咱们喝酒去！”

德罗诺夫倚着门框站在那里，瞅着主编的脑袋说道：

“监狱官托波尔科夫昨天在市参议院把参议员格拉切夫叫做白痴，把季莫非叶夫叫做小偷……”

“但是他们都不相信他，”鲁宾逊说完，就拽着克里姆走了出去。

### 三

萨姆金不愿错过机会，去接近和了解这个自称有权谴责和教训别人的人。鲁宾逊在大街上迎风走着，眯缝着眼睛防备尘土吹进去，一边咳嗽，一边兴冲冲地说：

“我们到瓦尔加拉<sup>①</sup>去，这是我给伏尔加酒店起的名字，因为它是俄国的瓦尔加拉，是我们的英雄人物和那些给这有害的

---

①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阵亡英灵和奥丁神欢宴的宫殿。

嗜好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们得到安慰的地方。小伙子，有什么嗜好在刺激你吗？”

他俩走在一条洁净的大街上，大街两旁五颜六色的小房子掩映在用篱笆围起来的翠绿的花园之中。

“多舒适的小房子啊，”鲁宾逊说着贪婪地吸了一口热气。“形形色色保守主义的堡垒。保守主义就是在这种舒适安逸的土壤上产生的……”

“当然，象他这样一些无家可归的、不负任何责任的人是什么可惜的。”萨姆金这样想。

“您记得托尔斯泰的那个阿基姆大叔讽刺抽水马桶的故事<sup>①</sup>吗，啊？”

克里姆付之一笑，没有回答；他看着这个身穿黄色茧绸衫，手里拿着黄草帽，一脑袋灰不溜丢的乱头发，枯瘦如柴而又难看地佝偻着的人那副丑相，心里顿时觉得好笑。他那颧骨上的红点点还叫人以为是小丑抹的红脸蛋儿呢。

“我不认为您是个凶狠的人，”克里姆说这句话时，自己也感到很意外。

“糟就糟在我不是这样一种人！”鲁宾逊感慨地说。“不过，应该凶狠一些，这是职业的要求。”

饭馆座落在陡峭的河岸上，用几根立柱支撑着的阳台，象个展品架似的高悬在空中。从那些古老的菩提树顶上望去，可以看到一条彩带般的蓝莹莹的河水；象融化了似的太阳在水面上闪着金光；河对面的沙丘上，撒落着家家灰色的农舍，翻过去便是一大片纓络柏，再远的地方，就是朵朵美丽的云霞仿佛从地

---

① 出自列夫·托尔斯泰一八八六年写的剧作《黑暗的势力》。

面升起来。

一个身材高大、生着双下巴颏的女人，正孤单地坐在阳台一角上，惆怅地望着那个空冰激凌盘子；她那香瓜形的脸上长着一只很不相称的鹰钩鼻子，鼻子下面好象生了一片黑胡髭。

“这是卡斯巴莉太太，是个有名的拉皮条的女人，”鲁宾逊悄声说。“检查机关禁止报道她的新闻。”

他对一名年轻的侍者和蔼地说：

“米沙，来几条小鱼、几个鸡蛋和两杯啤酒！”

然后急忙点燃一支香烟，把两条疲惫的腿伸在桌子底下，身子懒散地趴在桌子上，紧盯着萨姆金的脸，流露出一副好奇的神情，即刻莽撞地说道：

“我关心的是对于人类已经丧失信心的你们这一代人，能有什么作为？很明显，对于英雄人物，你们是厌恶的，或者说是害怕的，尽管你们思考历史仍然象思考奥古斯特·倍倍尔之流的著作一样。我认为，你们比起民粹派来更是些个人主义者，你们把群众推到前台，不过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旁观者。在你们这伙人中不会有人因为爱人民、因为分忧他们的命运而发疯，就象格列布·乌斯宾斯基发疯那样。”

萨姆金恼怒地皱起眉头，在选择词句来严厉地反驳他，但他不愿意跟他谈政治，而是想了解，鲁宾逊自信有权批评一切事物和所有的人有何依据。但是这位小品文作家却喷云吐雾地抽着香烟，作了一个难看的怪相，继续说道：

“乌斯宾斯基曾经慨叹道：‘必须在智慧和良心上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在公然的谎言、欺骗和夸夸其谈的气氛中生活下去。’您还记得他这番悲愤的哀鸣吗？”

他掰碎面包，把大块的扔给栏杆外面那些嗓子鼓鼓的灰鸽

子，瞧着它们贪婪地啄碎面包皮，相互争夺。他不禁颤抖了一下，那憔悴的面容更加难看了。

“是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了，我再也不愿扮演其中的丑角了。什么小品文作家，我的老兄，简直是马戏团的老翁，是小丑。”

他在椅子上欠欠身子，把一个瓶塞向鸽子投去，然后叹了口气，说道：

“真是只笨鸟。不过乌斯宾斯基毕竟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可以在夸夸其谈和谎言的气氛中应付自如，谁也不会良心和理智上去向他施加‘巨大的’压力。”

他说得很快，活象在一条任意转弯的小径上赛跑，从一个论题跳到另一个论题。克里姆觉得他这些跳跃式的谈话中有一种错综复杂的、前后矛盾的、颇象是忏悔的东西。克里姆装作同情的样子，在那里沉默不语，因为他看到一个人比他所想象的要卑微一些，是挺高兴的。

作家漫不经心地急忙用叉子叉下一块鱼冻，一面嚼着一面说：

“我只喜欢吃鱼和鸡蛋，因为这是磷质最丰富的食物。”

但是他并没有吃鸡蛋，而是把它们放在手心上滚了滚，装进了口袋。

“拿给我熟悉的一条狗吃。老兄，我对那些丧家之犬‘有一种简直是病态的眷恋’。这样一个聪明而又善良的动物竟然不被人重视！您要知道，萨姆金，谁也不会象狗那样爱护人。”

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啤酒，就跟喝葡萄酒似的，并且一边喝，一边皱眉头，吧咂吧咂嘴。

“您怎么看待那些趣闻呢？”他问完，又兴冲冲地说：“我是很



喜欢的。”

他闭上那只右眼，不知在模仿谁，操着老人的腔调瓮声瓮气地说起来：

“人们的求知欲可以使他们把整个现实生活看得既神奇又玄妙……不，这是真的！就拿我来说吧，我在十一个城市里住过，我的收获只是些趣闻。在喀山时，我的房东，一位狠心的高利贷主，那个非常狡猾的老头子曾经跟我说，加弗里尔·杰尔查文<sup>①</sup>本是个富翁，可他却装成乞丐，沿街卖唱，一直到四十岁。公正而神明的亚历山大陛下撕下了他的画皮，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为了侮辱他，把他塑造成一个半裸体的人，让他只穿一件衬衣，伸出一只胳膊，把他的塑像放在剧院的门前。跟你说你别装假了，恶棍！”

鲁宾逊的嘎哑声音中流露着悲伤，他想用揶揄的笑容加以掩饰，但是办不到。他憔悴的脸上呈现出灰色的暗影，这暗影仿佛是从那萎靡不振的眼下皱纹中萌生出来似的；那双眼睛焦躁地眨了一下，目光马上又沮丧地消逝，掩藏到睫毛下面去了。

“杰尔查文这个姓的由来是这样的：喀山的庄稼汉加弗里尔在叶卡捷琳娜女皇陛下的宫廷里当火夫。有一回女皇跟她的情人波将金吵骂起来，她呵叱道：‘我要砍你的头！’结果他吓得直跑，而她上来了女人的狂暴劲儿，就光着屁股去追。这时候，加弗里尔聪明起来，他拦住了女皇，说：‘女皇陛下，您不能去追赶情人呀！’于是女皇恍然大悟说：‘你说得对，加弗里尔，因为你维护了女皇的尊严，使国家避免了一场丑闻，你应当得到奖赏。’从此以后，他就在女皇寝宫当了七年守门侍卫，赏赐他一个姓——

---

<sup>①</sup>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